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隋文紀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隋史紀卷三

明 梅鼎祚 編

李德林

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仕齊授儀同三司歷周御正下大夫入隋授內史令終懷州判

史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有集八十卷

為周帝授隋文帝大丞相詔

周大象二年宣帝崩時靜帝幼沖高

祖以皇后父衆望所歸入總朝政拜左大丞

相其年九月詔授大丞相十二月進封隋王

備九錫之禮高祖再讓不許乃受王爵十郡

而已李德林傳云高祖為丞相德林授丞

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協贊居多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賤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

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
冢宰隋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
協幽顯釋巾登仕搢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承風受詔
先皇粥諧寡薄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
者內有艱虞外聞妖寇以鷹鷂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
觀之誅掃萬里之外遐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
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託神猷
盛德莫二於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

大丞相進封隋王詔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以降神載挺陶鑄羣生代蒼蒼之工成巍巍之業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憲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謂為師表入處禁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遠往平東夏人情未安

燕南趙北實為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之以禮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風美迹歌頌獨存淮海
榛蕪多歷年代作鎮南鄙選衆惟賢威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鈎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更深鑿駕巡遊
留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為倫漢臣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皇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竊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畧川迴匡國庇人罪人斯

得兩河遘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
已慮生人之命將殆安陸作釁南通吳越蜂飛蠱聚江
漢騷然巴蜀鴟張馮將問鼎秦塗更阻漢門重閉畫籌
帷帳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違時日咸
得清蕩九功遠被七德允諧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景
炤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驟山驟
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踵上皇無為以治聲高宇宙道格
天壤伊尹輔殷霍光佐漢方之蔑如也昔營丘曲阜地

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番君越
公侯之爵姬劉以降代有令謨宜崇典禮憲章自昔可
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
爵為王以隋州之崇業鄆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
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
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南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
南臨穎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為
隋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

綬遠遊冠相國印綠紵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
已下一依舊式

申命九錫

靜帝大定元年春二月下詔文武百官詣閣敦勸高祖乃受

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為霸允應異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勲彰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紉宜申顯命一如往昔王功必先人賞存後已退讓為本誠非朕意宜命百辟盡詣王宮衆心克感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以聞

九錫策文

咨爾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
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載藉人事以財成日往月來由王
道而盈曷五氣陶鑄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工斯則大
聖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種德積善載誕上相精
采不代風骨異人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奉職萬
國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於代方斯蔑如
也今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以不德早承丕緒上

靈降禍夙遭愍凶妖醜覬覦密圖社稷宮省之內疑慮
驚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輯諧內外潛運機衡姦人
攝憚謀用丕顯俾贅旒之危為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
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
司藩政文經武畧久播朝野戎軒大舉長驅晉魏平陽
震熊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一叢
臺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千里舉袂
如帷委以連城建旌杖節教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

印猶草隨風此又公之功也吳越不賓多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國有爰整其旅出鎮於亳武以威物文以懷遠羣盜自奔外戶不閉人黎慕義襁負而歸自北之風化行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寓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之禮此又公之功也鑿駕遊幸頻委留臺文武注意軍國諮稟萬事成理反顧無憂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已磐石之宗姦回者衆招引無賴連結羣小往者國哀甫

爾已創陰謀積惡數旬昆吾方稔泣誅磔向宗廟以寧
此又公之功也尉迴猖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闕
強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之半聚徒百
萬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翻繫凶豎
壽之長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蒼兕
於河朔建瓴水於東山口授兵書手畫行陣量敵制勝
指日尅期諸將遵其成旨壯士感其大義輕死忘生轉
鬪千里旗鼓奮發如火燎毛玄黃變漳河之水京觀比

爵臺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連
率跨據東秦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險望三輔而將逐
鹿指六國而願連鷄風雨之兵助鬼為虐本根既拔枝
葉自殞屈法申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
充斥一隅蠅飛蟻聚攻州畧地播以玄澤迷更知反服
而捨之無費遺鏃此又公之功也宇文冑親則宗枝外
藩巖邑影響鄰賊有同就燥迫脅吏人叛換城戍偏師
討滅遂入網羅束之虎牢有同囹圄事窮將軍如伏國

刑此又公之功也擅讓席毗擁衆河外陳韓梁鄭宋衛
鄒魯村落成梟獍之墟人庶為豺狼之餌強以陵弱大
則吞小城有晝閉巷無行人授律出師隨機掃定讓既
授首毗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與國親姻作
鎮安陸性多嗜欲意好貪聚屬城子女劫掠靡餘部入
貨財多少且罄擅誅刺舉之使專殺儀台之臣懼罪畏威
動而內興蠶食郡縣鳩毒華夷聞有王師自投南裔帝
唐崇山之罰僅可方此大漢流禦之刑是亦相匹逋逃

入數荆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謙在蜀翻為厲階閉
劍閣之門塞靈關之宇自謂五丁復起萬夫莫向分閫
推轂嘗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斬兇惡掃地無
遺此又公之功也陳頊因循偽業自擅金陵屢遣醜徒
趨趨江北公指麾藩鎮無不推殄方置文淵之柱非止
尉佗之拜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勤重之以明
德始於辟命屈已登庸素業清徽聲掩廊廟雄規神畧
氣蓋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門恥一匡之舉九合尊賢崇

德尚齒貴功錄舊旌善興亡繼絕寬猛相濟彞倫攸敘
敦睦帝親崇獎王室星象不折陰陽自調玄冥祝融如
奉太公之召雨師風伯似應成王之宰祥風嘉氣觸石
搖林瑞獸異禽遊園鳴閣至功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
之和究杳冥之極朕又聞之昔者明王設官胙土營丘
四履得征五侯參墟寵章異其禮物故藩屏作固垂拱
責成沉嘿巖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賞薄前王朕以
眇身託於兆人之上求諸故實甚用懼焉往加大典憲

章在昔謙以自牧未應朝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
物議其謂朕何今進授相國總百揆以申州之義陽等
二十郡為隋國今命使持節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
宗伯大將軍金城公炤朝授相國印綬相國禮絕百辟
任總羣官舊職常典宜興事革昔堯臣大尉舜佐司空
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唯在天朝其以相國總
百揆去衆號焉上所假節大丞相大冢宰印綬又加九
錫其敬聽朕後命以公執律修德慎獄恤刑為其訓範

人無異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勤心
地利所寶人天崇本務農公私殷阜是用錫公袞冕之
服赤舄副焉公樂以移風雅以變俗遐邇胥悅天地咸
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仁風德教覃及海
隅荒忽幽遐迴首內向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水鏡人
倫銓衡庶職能官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
公執鈞於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
武賁之士三百人公元本闕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威

嚴夏日精厲秋霜猶夏必誅顧眄天壤掃清姦宄折衝
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惟公孝
通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錫公鉅鬯
一卣珪瓚副焉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
敬循往策祇服大典簡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

禪隋詔

元氣肇闢樹之以君有命不恆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
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盡妖孽

遞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
大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線相國隋王叡聖
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武功俱遠愛
萬物其如已任兆庶以為憂手運璣衡躬命將士芟夷
姦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
未足相比周武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論況木行已謝火
運既興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煙雲改色
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

故以稱大為王。炁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祇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於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禪冊文

咨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區寓之富。未以宸極為尊。大庭軒轅。以前驪連赫胥之日。咸以無為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

遺大可觀聖莫逾於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尉已作運
衡之篇舜遇司空便敘精華之竭彼褰裳脫屣貳宮設
饗百官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祇
天命不可不受湯代於夏武革於殷干戈揖讓雖復異
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歷逐獄
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稱帝祿盡者不王與
夫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
咸將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

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叡
德在躬救頽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大川之溺撲燎原
之火除羣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
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
往歲長星夜掃經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
帝之聚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龜効靈
鍾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貺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
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祇皇靈俯順人願今敬

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宜允執
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而敬蒼昊御皇極而撫黔黎副
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慎歟

霸朝雜集序

開皇五年高祖勅令撰錄作相時
丈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德

林序其事上省讀訖謂德林曰帝王之興必有
異人輔佐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必
令公貴與
國始終

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
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初便

豫驅馳遂得叅可封之民為萬物之一其為嘉慶固以
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
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
成盡美二十八將效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
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以還立言立事質非殆
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
微化為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
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

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驎之速因人成事
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為臣
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鍾鼎何
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為史方可敘帝
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賔實非勲非德
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
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
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

閭闔之閭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
機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閭在辰火運
肇興羣宮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
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
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
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
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
曉諭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功

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
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
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
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逖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
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
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
必乖舛加以奏閤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
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

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
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
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
太平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
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
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
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
褒揚在位諸公名陳本志璽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

之內忝曰一民樂趣之誠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
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藉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
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
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
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勅旨集納麓已還
至於受命大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畧為五
卷云爾

天命論

德林以梁士彥元諧之徒頗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

粵若遂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音者
天應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
圖鳥篆號諡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
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
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
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之成王滅唐而封
太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

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所居一焉此則名虞
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
孫用表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
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
有娥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
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支種德奕葉丕基佐高
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夫子生感遺
鱣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天申休命太祖挺生

庇民匡主立殊勲於魏室建茂績於周朝啓翼軫之國
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始赤光
滿室流於戶外上屬蒼昊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隣望
之如薨樓觀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
為龍懼而失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
家人開戶正見一龍斯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竅比丘
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識云此子方為普天
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

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權骨彎迴抱目
口如四字聲若鍾鼓手內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如
點乃為主昊天成命於是乎在顧盼閒雅望之如神氣
調精靈括囊宇宙威範也可敬慈愛也可親早任公卿
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為
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固諫乃
止憲及內史烏九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
散敬服竊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

為將不須異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法必為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是帝王名當圖錄龍飛紫極莫忘臣帝憂懼謙退深自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揆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歲當來觀耳謂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患害揆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於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

總管平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思懷在濟生民之相夜夢一長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云時今至矣天求民主丕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則天臣非佐命猜嫌讒慝何日云忘我皇外總方面入司文武具興王之表蘊大聖人之能或氣或雲陰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炤於冕軒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

然降志秉鈞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
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迴據舊齊累世
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地豕連合縱橫地則九州
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
兵舉衆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
極逆欲割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
宸極窮漳河而遠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
納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

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
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劃之神
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鍾
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厯
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
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幽明
之願基命定命如恒如升唯帝居歆創業垂統殊徽號
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

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竒才間出盛
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階墀山神海靈咸燮理於
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
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百蠻之廣莫之興統五帝所不
化三王所未賓容膝頰頽盡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
傳梯山越海貢賧奉賚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
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
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

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謀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
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使玄龜載
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竒草望雲觀海
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
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
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
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因基自取
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

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
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
羽誅秦推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
餘歛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臣所以為亂首皆由不
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為鼎若使
四凶秉八元之誠三監懷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
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
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

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菹醢歷代共尤僭逆
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既稔心自絕於
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
也大帝聰明羣神正直耳目鑒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
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
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
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
藁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

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唯愛禮
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
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
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帶五郡
而臣漢故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
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
獻土銜璧乞同普天乃復養喪家之疾遵顛覆之軌趙
趙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戚然國家當混

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滔斷可知矣防風之

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

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生其德音四句隋書作生其德

者天應其時者命大王英華作文武名之書作命之皇家英華作皇帝始書作初赤作神舊齊作有齊履賜作履復定命作宥密奉責作奉贄合英華作極勢書作世黃神作黃帝蘊作烹疾作疹滔作蹈自流於戶外至入司大武隋書本傳刪去英華全載亦多譌脫

李穆

字顯慶隴西成紀人仕周并州總管大佐輔封申國公入隋拜太師

上文帝請移都表

時太史奏當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為難穆上表上初

嫌臺城制小又宮內多鬼妖過太史奏狀意
乃惑之至是省穆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
太師民望復抗
此請遂從之

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
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
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
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
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覩姦回士
有苞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

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
從將相之重內翦羣兇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
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
推日月填積方屈箕頽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
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
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
室天居未議經初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
來為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

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太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
福地之多將為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
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
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
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
丹赤所懷無容噤嘿

遺令

開皇六年
薨於第

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

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

李詢

字孝詢穆兄子
歷隰州總管

啓高祖

勛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
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

高祖用李德林計令高顯
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

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迴鑲金軍中怪

怪人情大異

梁睿

字恃德安定烏氏人西魏末襲父爵廣平郡
公拜渭州刺史歷周進柱國入隋為益州總

管徵還謝
病於家

請畧定南寧疏

高祖總百揆睿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謙反攻始州命睿為行軍

元師討平之時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未報又疏請高祖以天下

初定故未許後遣史萬歲畧定並因睿之謀也

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狎柯之地近代以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

畧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
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
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
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
區宇絕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
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畧定南寧自盧
戎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
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粗調足供

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請練令并送往

又請

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之計

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

奏備邊患書

高祖初受禪睿密勸進時見突厥方疆恐為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

餘事上

書奏之

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無上筭漢收下策以其倏來忽往雲屯霧散疆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

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
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

盧賁

字子徵涿郡范陽人周襲爵燕郡公為
司武上士入隋歷齊州刺史以罪廢

論古樂宮懸奏

賁頗解音律除檢校太常卿以
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

通儒議無定準於其上表從
之即改七懸八以黃鍾為宮

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
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簾鄭玄注周禮二
八十六簾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

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闕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

制而不失雅正者也

于宣敏

字仲達河南雒陽人上柱國義之子終奉車都尉

請分封巴蜀疏

高祖踐阼宣敏拜奉車都尉撫慰巴蜀及還上疏上納其言遣

越王秀鎮於蜀

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睚譎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

通邛欒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
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
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
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
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
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
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
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

齊日月之焰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

戰灼惟深

物南史作地
三齊作二齊

竇榮定

扶風平陵人周洛州總管
入隋終左武衛大將軍

辭三公書

榮定除秦州總管為行軍元帥破突厥有功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上

欲以為三公
榮定上書

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
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
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為畏懼

王誼

字宜君河南洛陽人周鄭州總管入隋封郢國公坐怨望賜死

減功臣地奏

太常卿蘇威議以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

上然之

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

楊尚希

弘農人周東京司憲中大夫入隋歷蒲州刺史

省州郡表

開皇初天下州郡過多尚希時為兵部尚書上表於是遂罷天下諸郡

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

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
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
良才百分無二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
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間併
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

伏聽裁處

舉北史
作用

長孫平

字處均河南洛陽人為周
小司寇入隋歷太常卿

上立義倉書

平徵拜度支尚書見天下多罹水
旱令民間每家出粟麥一石儲之

閩巷以備凶年名義倉因上
書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

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軌古
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
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
年亢陽關右饑餒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
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
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
出私財遞相矜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

理須存定式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

民志

作人闕右饑餒作闕內不熟前古未比傳作可謂至矣須存定式志作義資遠筭志傳並載令合一篇

諫誅邴紹

平轉工部尚書時有人告大將都督邴紹非毀朝廷上怒將誅之平進諫

於是赦紹

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

長孫晟

字季晟代人仕周司衛上士入隋歷相州刺史右驍衛將軍

上文帝論突厥書

突厥攝圖為周家親以高祖自立謀共南侵晟初使突厥

還為奉車都尉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俱號可汗內懷猜忌外示和同易可

離間因上書高祖大悅名與語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皆如指掌皆納用焉

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

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
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
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
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
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
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令宜遠交而
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
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雷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

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又奏

上既用晟反間計攝圖與阿波相攻阿波頻勝初攝圖昏於周千金公主至是遣使

朝貢公主請改姓揚氏封大義公主攝圖死遣使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雍閭不修職貢公主言不遜晟出使發公主私事殺之雍閭人表請婚晟奏上善之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處羅侯子染干

臣觀雍閭反復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為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籍威靈玷厥染干

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為邊捍

請徙染干奏

染干既尚公主部落歸附為雍閭抄畧歲奏徙染干處內地已而都

藍為部下所殺晟因奏遣染干部下招附

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

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握為橫壑令處其內任情放
牧免於抄畧人必自安

請招附都藍部下奏

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携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
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

請北代表

仁壽元年晟表奏詔揚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代三年

達頭眾大潰
奔吐骨渾

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

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
匈奴宜在今日

韋世康

京兆杜陵人仕魏為直寢
歷周入隋終荊州總管

與子弟書

世康仕周歷司會中大夫尉遲迴作
亂高祖授世康絳州刺史以雅望鎮

之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於懷在州嘗慨然
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諸弟報以事恐難遂
於是遂止奏課連
最擢禮部尚書

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
頻涖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膏脂

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
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
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孃春
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
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
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

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

隋書

世康弟洗字世穆

世文沖字世沖 世穆藝字

脂膏戎役作武
役養禮作禮教

柳昂

字千里京兆杜陵人周大宗伯人隋終潞州刺史

請勸學行禮表

昂開皇初為潞州刺史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高

祖善之因下詔州縣皆置博士行禮焉

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闕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廷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傲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

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
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
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
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
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為其
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
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
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

念下民漸彼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
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
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

文帝詔

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
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鬪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歷年
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
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敝化

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
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
持名教獎飾彞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
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
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
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才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
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
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

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益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
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
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
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父慈子孝兄恭
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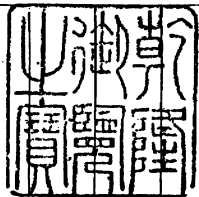
顏之推

請考梁樂奏

開皇二年之推奏文帝
以梁樂亡國之音不從

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馮梁國

舊事考尋古典



隋文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隋文紀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卷四

明 梅鼎祚 編

楊素

字處道弘農華陰人周徐州總管進柱國入隋歷尚書令封越國公

劾郢國公王誼奏

高祖以第五女妻誼子奉孝奉孝卒踰年誼表言公主少

請除服素時為御史

大夫劾誼有詔勿治

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

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况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

滕王綸罪議

綸為高祖弟瓚之子瓚周末仕歷
太宗伯見高祖執政羣情未一恐

為家禍陰欲圖之及高祖受禪立為滕王綸
嗣位每不自安煬帝時有人告綸厭盛惡逆
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議除
名為民再徙朱崖隋亡歸唐為懷化縣公

綸希冀國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
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
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
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
依前律

衛王集罪議

集襲父奐為衛王奐高祖異母弟也煬帝時猜防諸王集憂懼乃呼

術者章隱祈福有人告集祝詛罪當死楊素等議請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

誅乃下詔

遠徙邊郡

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

煬帝詔

綸集以附萼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潛

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於禮有親親致
之極辟情所未忍

柳宏誅

宏字匡道河東解人辭采雅贍與素為
莫逆交仕周御正下大夫卒素誅之其

為士友所
痛惜如此

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
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川洛之文北史

牛宏

字里仁安定鷄觚人周內史下大夫進
儀同三司入隋歷上將軍右光祿大夫

請開獻書之路表

宏開皇初遷散騎常侍秘書
監以典籍散逸上表請開獻

書之路上下納之下詔獻書

一卷齊繼一匹篇籍稍備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紊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

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
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
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
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
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筴置校
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
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

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刑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

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親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

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
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
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
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
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
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
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
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闕右戎

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彞倫攸斃其

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
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
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
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
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
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
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
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恠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

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

刊詩北史作刊書後加作復加御書作御出聖世作聖代必臻作必至

議修立明堂奏

開皇三年弘拜禮部尚書勅修撰五禮上議請依古制修立明

堂上以時事草

創竟寢不行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

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

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室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

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履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簋

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
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
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
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
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
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
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禮內有月令
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

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配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

以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大廟明
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
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
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
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潤二十四
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

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

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

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
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
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
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
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
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
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
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

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

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
反坳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
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
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
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
之制周園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
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廡太學同
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

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表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廡靈臺於洛陽

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

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

否之宜伏聽裁擇

興治北史作興教二七作七尋度九尺作廣九尺時作日世室作世代

定禮儀奏

六年弘為太常卿奏詔可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亦

徵採王儉禮

頒行天下

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為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

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
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
遑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
經革茲俗弊

請修緝雅樂奏

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置
清商署求陳太樂令蔡子元等

居其職弘奏高祖下制晉王廣又表請乃許
弘因鄭譯之舊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
高祖憶何妥言但許作黃鍾一宮而已弘及
秘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
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更共議
奏上並從之至十四年而樂定

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舞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於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於韶至明帝時東

平獻王采文德舞為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為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為昭業樂武德之舞為武頌舞文始之舞為大韶舞五行之舞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

宗廟及臨朝大饗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
造行禮乃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按漢魏所用雖詩
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於舊一皆因襲
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郭夏宋識造王德大
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
之初典章堙紊賀循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
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
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間破苻永固又獲樂

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
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苻氏舊樂
垂息為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大樂細伎奔慕容
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
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
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
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
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

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韶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韶為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于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

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者也

文帝制

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內初平正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

議律呂還相為宮奏

九年詔改定雅樂弘上議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

作黃鍾

一均也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

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

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
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
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
冬律雨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
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
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
法

又六十律不可行論

弘又議文帝善之詔
與姚察等正定雅樂

謹案續漢書律厯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

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名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

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名典律者
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
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
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榘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
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
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
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
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

大禮必簡之意也

准北史
作準

又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
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
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
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
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
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

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勛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

同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議定新樂宮調
奏

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

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
為徵姑洗為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
洗為徵南呂為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
大蕤為徵圜鍾為羽舞韶以祀宗廟馬融曰圜鍾應鍾
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
尚柔剛故不用也干寶云不言商商為臣王者自謂故
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
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

律管乖次以其為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族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馬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為可須

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為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為辟雍隸太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為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

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為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更相為宮始自黃鍾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為宮者十一月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以大呂為宮正月以大族為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

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矣樂
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鍾餘方各以其
中律為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於夾鍾也又云五
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
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鄭
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
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
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

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
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
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
聲為曲今以五引為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
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為均首者
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為謠
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隸於衆
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為本歷十二均而作

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

杜氏通典又采隋志叙事之文按周官至之序也一

段作弘等

詳議誤

定新樂成奏

十四年樂定秘書監牛弘及姚察許善心虞世基劉臻等共奏于是

并撰樂府歌辭三十首詔並施用見行者皆停之

臣聞黃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邃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永嘉之後九服

崩離燕石苻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
其左衽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
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於
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
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
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
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
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

高頴

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蔭人仕周位柱國入隋歷尚書左僕射爵齊國公忤煬帝見誅

諸州計戶徵稅奏

開皇八年五月頴奏從之

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

諫收散樂奏

煬帝初頴拜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頴奏諫不悅後

坐謗

誣誅

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

並隋書

蘇威

字無畏京兆武功人綽子任周開府入隋歷納言封房公開府儀同三司

薦柳莊奏

莊為給事黃門侍郎納言蘇威奏薦

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

兼之者不過柳莊

北史

宇文慶

字神慶河南洛陽人周上大將軍入隋位上柱國涼州總管

奏文帝表

慶周末任上柱國涼州總管上為丞相時與慶言及天下事未幾上言皆

驗及受禪恐上遺志具錄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大悅詔報

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
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
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狗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
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胷襟運竒謨於掌握臣以微賤
早逢天睠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
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
臣親聞見實榮實喜

文帝詔報

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

賀婁子幹

字萬壽本代人徙關右仕周秦州刺史入隋歷營州總管

論處隴西書

高祖以隴西頻被吐骨渾寇掠子幹為行軍總管勅勸民為堡營田

積穀子幹

上書從之

比者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為

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

高勣

字敬德勃海蓀人齊清河王岳子為侍中尚書右僕射齊亡歸國周終隋泚州刺史

上取陳五策表

開皇七年勣為光州刺史上表高祖答以優詔

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羣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羣凶於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積頊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昵近姦回尚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沈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

戮烽燧日警未以為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犬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剗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荐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讐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

崔仲方

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任周少內史入隋歷轉太常卿終信都太守

論取陳策書

仲方時為虢州刺史及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下陳江州以拜上

開府

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

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
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
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
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
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
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契陳既主
昏於上民譴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

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
謨但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
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
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
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
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
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
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

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

自立

皇甫績

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仕周內史中大夫大將軍入隋歷信州總管

遺顧子元書

陳平拜績為蕪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

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子元頓首陳謝

楊素兵至合擊破之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于唐虞棄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漢

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偽
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
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
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
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
骸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
餘力何勞踵輕敵之俗作虛偽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
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

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令狐熙

字長熙燉煌人周司勳吏部中大夫終隋桂州總管

請解任表

熙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任職數年上表不許

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
媿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
尤難雖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
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况
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

于仲文

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仕周授儀同開府入隋歷右翊衛大將軍

獄中上文帝書

仲文以戰功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拒尉遲迥諸將大

破之河南志平拜柱國屬高祖受禪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

上書上并

翼釋之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漬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

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兗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

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渙三蜀臣第三叔
義受賑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
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
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
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

聞

黎元北史作生靈捍
作掃江作州討作蜀

李行之

字義通隴西人仕齊周歷冬官府司寺下
大夫入隋開皇初除下澠郡太守不行

自撰墓誌銘

行之疾不迎
醫口授墓誌

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
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
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
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
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

北史
序傳

隋文紀卷四